

天使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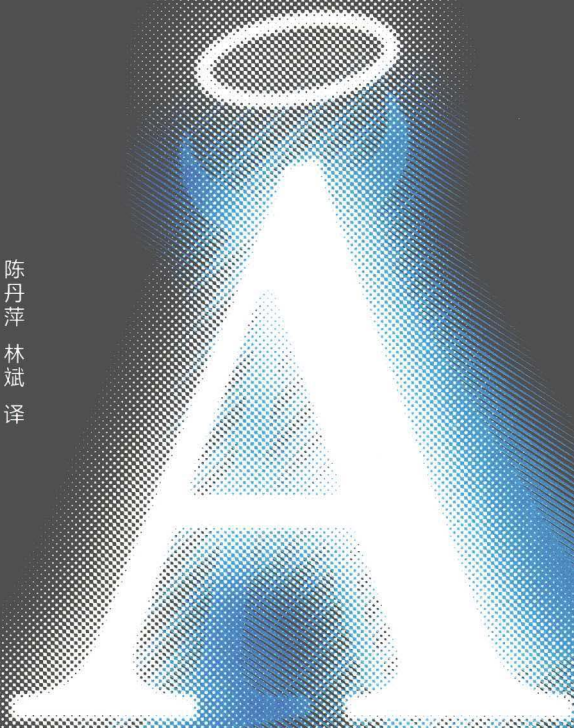
A
n
g
e
l
o
l
o
g
y

丹妮尔·特拉索尼

Danielle Trussotti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丹萍 林斌 译



天使学

A
n
g
e
l
o
l
o
g
y

丹妮尔·特拉索尼
Danielle Trussoni

陈丹萍
林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学/(美)特拉索尼(Trussoni, D.)著;陈丹萍,林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

书名原文:Angelology

ISBN 978-7-5327-5964-4

I. ①天… II. ①特… ②陈… ③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838号

Danielle Trussoni

ANGELOLOGY

Copyright © 2010 BY DANIELLE TRUSSON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天 使 学
Angelology

Danielle Trussoni
丹妮尔·特拉索尼 著
陈丹萍 林 斌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图字:09-2009-559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331,000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964-4/I·3542

定价:49.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1002271

作为神学的一个最初分支，天使学的研究工作由天使学家完成，他们的专业知识涵盖了天使体系的理论研究及其在人类历史上践行预言的实证分析。

保加利亚罗多彼山脉魔鬼咽喉洞穴

一九四三年冬

天使学家们仔细检查了这具尸体。他完整无缺，尚未腐烂，皮肤像羊皮纸一样光滑而洁白。失去生命力的海蓝色眼睛定定地朝向天空。浅色的鬈发散落在高高的额头和轮廓分明的双肩上，形成了一个金发光环。就连那长袍——富有金属质感的白色材质微光闪烁，他们谁都没能确切辨明材质所属何物——仍旧洁净如初，仿佛这个生物死在巴黎的一间医院病房里，而非地下深处的一座洞穴。

他们发现这名天使保存得如此完好，其实本不该大惊小怪。那些指甲像牡蛎壳的内壁一般溢彩流光；长长的光滑肚皮上没有肚脐；皮肤呈诡异的半透明状——这个生物身上的一切特征都如他们先前所知，就连两个翅膀也在恰当的位置上。然而，他太可爱了，太有生命力了，而他们以前却只能在密不通风的图书馆里研究那些像地图一样的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卷的拓印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们一直期待着见到它。虽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但他们暗自怀疑自己会找到一具奇形怪状的恐怖僵尸，全部是骨头和纤维碎片，就像从地下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物一样。相反，他们找到的却是这个：由一端开始逐渐变细的一只纤纤小手，一个鹰钩鼻子，紧抿的粉红色双唇凝固成接吻状。天使学家们俯身于尸体上方，满怀期待地向下凝视，似乎盼着这个生物会眨动双眼苏醒过来。

第一天体

这个故事说给你听，
因你试图引领心灵
来到地上人间，
穿越幽暗之后
却又回头凝望
看向冥间洞穴，
无论何德何能
便在俯视时丧失殆尽。

——波伊提乌《哲学的慰藉》

纽约米尔顿哈得孙河谷圣罗斯女修道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四点四十五分

伊万杰琳醒来时，太阳还未升起，整个四层楼黑洞洞的，一片沉寂。她抓起鞋袜和裙子抱在怀里，轻手轻脚地赤脚走进公用盥洗室，以免吵醒那些彻夜祷告的修女。虽睡眠惺忪，她仍迅速地穿好衣服，连镜子都没照一下。从浴室的长条窗子里，她俯瞰笼罩在黎明薄雾之中的修道院院落。积雪覆盖的巨大庭院一直延伸到河边，一排稀稀落落的光秃树木勾勒出哈得孙河的大致轮廓。圣罗斯女修道院坐落在河畔，就在临近河边的位置，近得貌似岌岌可危。若在日光下，修道院便物影叠重、景象成双——一个立于地面，一个映在水中，在微微闪烁的波光里，前一个与后一个交叠在一起的幻影被夏季经过此地的驳船和冬季凹凸不平的冰面打破。伊万杰琳望着流动的河水，那一片开阔的黑色地带紧挨着洁白的雪地。不久，早晨的阳光就会给水面镀上一层金色。

伊万杰琳俯身站在瓷制盥洗池前，将冷水泼洒到脸上，原先残存的梦思随之消散。她无法回忆起梦境的内容来，只能想起这个梦留给她的印象——袭上心头的一阵不祥之感给她的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一种孤独、迷惘的感觉令她说不清也道不明。恍惚间，伊万杰琳脱下她那厚重的法兰绒睡袍，浴室里寒意逼人，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她穿着白色棉质紧身内衣裤（两年一次，圣罗斯全体修女统一批量订购、分发的衣物），以审视、分析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细胳膊、细

腿、扁平的肚皮、乱蓬蓬的黑发、锁骨上的金色吊坠。浮动在她面前的镜子里的是一个睡意蒙眬的年轻女人的映像。

空气很凉，伊万杰琳又打了一个寒战，开始穿衣服。她有五条完全相同的黑色齐膝短裙、七件冬天穿的黑色高领套头毛衣、七件夏天穿的短袖排扣棉质衬衫、一件黑色羊毛衫、十五套白色棉质内衣和无数双黑色尼龙长袜：不多也不少，全都是必需品。她穿上一件高领毛衣，用一条束发带固定住她的棕色短发，将发带紧紧地摺压贴合在前额上，然后用别针别上黑色头巾。她蹬上一双尼龙长袜，拉上一条羊毛裙，扣上纽扣，拉好拉链，随意而利落地抚平皱褶。几秒钟之内，她原先的私心杂念便消失了，她成了伊万杰琳修女，圣方济各会永恒敬拜堂修女。念珠在手，这一转型变身随即告成。她把睡袍放进盥洗室远端的箱子里，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自从她十八岁完成神学培育并且宣誓入教以来，伊万杰琳修女每天早上五点钟都要进行祷告，并已坚持了五年多。她自十二岁起就住进了这座修道院，对它的情况了如指掌，就像熟悉一位挚友的脾气秉性一样。早上，她会轻车熟路地穿过院子。每转过一层楼，她的手指都会拂过木制栏杆，胶皮底的鞋子轻快地跃过楼梯平台。修道院在这个时候总是空无人迹，被蓝色的阴影笼罩着，阴森可怖，但是，待到日出以后，圣罗斯往往就会人声鼎沸，像是一座专心工作中的蜂巢，每个房间都在敬拜和祷告活动中熠熠发光。沉寂不久将被打破——楼梯、公共活动室、图书馆、公共自助餐厅和数十间狭小的卧室很快就会到处都是修女们的身影。

伊万杰琳跑下了三段楼梯。就算闭着眼睛，她也能走到敬拜堂去。

到了一层，伊万杰琳修女走进肃穆宏伟的中央大厅，这是圣罗斯女修道院的中枢。墙上挂着一排镶框肖像，画的是故去已久的女修道

院院长、杰出的修女以及在这座修道院生活过的多位修女。几百名女子从画框里向外凝视，提醒每位经过此处前去祷告的修女，她也是一个古老而高尚的母系制度的一部分，其中所有的女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因为一项共同的使命而凝聚在一起。

尽管知道自己快要迟到了，可伊万杰琳修女还是在大厅的中央停下了脚步。这里悬挂着一幅维特堡的罗斯的画像，画像四周镶着镀金边框，而修道院就是以这位圣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她交叠着纤细的双手，在做祷告，头上笼罩着一圈薄雾般的光晕。圣罗斯的生命十分短暂。刚过了三岁生日，天使们就开始悄声督促她向那些愿意聆听的人们传达他们的信息。罗斯听从了天使的话，年轻时便赢得了圣人的称号，她在一个异教村庄里宣扬上帝及其天使们的美好，随后被当作巫婆判了死刑。村民们把她绑在一个火刑柱上，点起了火。令这些人大惊失色的是，罗斯并未被烧死，而是在一团火焰中站立了三个小时，火苗舔舐着她的身体，她却在与天使对话。一些人相信，天使们把这个女孩团团围住，用一种清透的带有保护性的盔甲盖住她。她最终在火焰中死去，但这奇迹般的外力干预竟使得她的躯体毫发未损。在她死后几百年以后，人们抬着圣罗斯的完好尸身，列队穿过维特堡的大街小巷，而她所遭受的磨难在那具青春胴体上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伊万杰琳修女想起时间快到了，于是转身离开了这幅肖像。她走到大厅的尽头，那儿有一道雕刻着圣母领报场景的巨大木门，将修道院与教堂分隔开来。伊万杰琳修女站在分界线这一侧简朴的修道院里；另一边便是辉煌壮观的教堂。当她的鞋子离开地毯，踏上带有绿色纹理的淡玫瑰色大理石地面的时候，她的脚步声变得清脆可辨。跨过门槛只需迈出一步，可这差别却是巨大的。空气中的熏香气息变得强烈起来，彩色玻璃将光线熏染上浓重的蓝颜色。原先修道院里白色的灰泥墙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块大块的石头。天花板一下子升

高了许多。眼睛也要适应新洛可可风格下的金碧辉煌。离开修道院，伊万杰琳对社区和慈善的尘世职责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她转而进入了神圣的世界：上帝、马利亚和天使们。

在初到圣罗斯的几年里，伊万杰琳觉得天使马利亚小教堂里的天使画像数量过多。年轻时，她觉得它们多得让人感到窒息，简直无处不在，太过矫饰。这些生物充斥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填满了每一个缝隙，几乎没有空间放太多别的物件了。中间的圆顶上六翼天使围成一圈；而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大天使们则把住圣坛的四角。支柱上镶嵌着金色的光晕、号角、竖琴和纤小的翅膀；长凳末端雕刻着男童天使们屏息凝视的面孔，像一只只蝙蝠般迷人而精致。尽管她明白这些富丽堂皇的装饰是献给上帝的供品，是她们虔诚敬拜的象征，可伊万杰琳还是暗自更喜欢修道院那朴素的实用性。在神学培育期里，她对创办教堂的先辈修女们心怀不满，想不出她们何不将这些财富派上更好的用场。但是，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她穿上修女袍、当上修女之后，伊万杰琳便改变了最初的反对意见和偏好，就好像更衣仪式本身使她在不知不觉中融化了，原先的自我现已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更加规范的形状。在她做了五年的立誓发愿修女之后，曾经的那个女孩几乎消失殆尽了。

伊万杰琳修女停下脚步，食指在一处圣水喷泉里浸了一下，画了十字（前额、心脏、左肩、右肩），迈步穿过狭窄的罗马式长方形教堂，走过耶稣受难十四处、一排排直背的红橡木长椅和一根根大理石柱。当时天色昏暗，伊万杰琳沿着宽阔的中央走廊，穿过教堂中殿，走进圣器室（圣杯、铃和法衣都锁在橱柜里），等待弥撒时刻的到来。在圣器室的最远端，伊万杰琳来到一扇门前。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仿佛准备迎接更明亮的光线。她把手放在冰冷的黄铜把手上，心怦怦地跳着，推开了门。

敬拜堂在她面前打开了，一下子跃入她的眼帘。四壁闪着金光，她仿佛进入了一只珐琅质俄罗斯蛋的中心。这座圣方济各会修女的私人敬拜堂有一个高高的圆顶，每面墙壁都镶嵌着巨大的彩绘玻璃板。敬拜堂中央的神来之笔是祭坛上方高高悬挂的一组巴伐利亚彩绘窗，上面绘有三重天使天体：第一天体是炽天使^①、智天使和座天使；第二天体是主天使、力天使和能天使；第三天体是权天使、大天使和普通天使。这些天体共同形成了天堂唱诗区，汇集天堂的和声。每天早上，伊万杰琳修女都会凝视着飘浮在熠熠生辉的玻璃片中的天使们，努力去想象他们与生俱来的光彩，纯净的光芒如同热气一样，从他们身上蒸腾而出。

伊万杰琳修女偷偷观察伯尼斯和博尼费斯两位修女——她们每天早上四点到五点之间在敬拜堂值班——现在正跪在祭坛前。修女们一起用手指捻动她们那两串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念珠串上的木刻念珠，似乎决意要在轻声说出祷告词的最后一个音节时一如第一个音节一样尽心尽力。在白天和黑夜的任何时刻都能看到两位身着全套法衣的修女并肩跪在敬拜堂里，嘴唇翕动，以同样的模式同声默念祷告词，在白色的大理石祭坛前目标一致，如同孪生姐妹。修女们的敬拜对象被装在一个星爆式金色圣体匣里，置于高高的祭坛上，爆裂的金光中悬浮着一块白色的圣饼。

自从她们的创办人、修道院长弗朗西斯卡嬷嬷在十九世纪初期发

^① Seraphim，亦称六翼天使。根据中世纪早期天使学说著作《天阶序论》的记载，天使分为三级九等，具体如下：上三级为炽天使（Seraphim）、智天使或四翼天使（Cherubim）、座天使（Thrones / Ophanim）；中三级为主天使（Dominions）、力天使（Virtues）、能天使（Powers）；下三级为权天使（Principalities）、大天使或天使长（Archangels）、普通天使（Angels）。天使三级九等的理论曾一度影响甚广，六世纪得到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认可，十二至十三世纪由经院哲学的杰出代表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在其著作《神学大全》中进一步完善。十六世纪之后，天使三级九等的理论逐渐被教会所淡化。

起敬拜以来，圣方济各会永恒敬拜堂的修女每天每时每分都在祷告。将近两百年以后，祷告仍在继续，形成了世界上最长、最持久的永久祷告链条。对于这些修女来说，当她们屈膝下跪时，当她们拨捻念珠发出轻柔碰撞声时，当她们每日在修道院和敬拜堂之间行走时，时光便这么流逝而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她们来到敬拜堂，在胸前划了十字，谦卑地跪在主面前。她们在晨光中祷告；她们在烛光里祷告。她们祈祷和平、恩典和人类苦难的终结。她们为非洲、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祈祷。她们为死者与生者祈祷。她们为着她们的堕落世界祈祷。

伯尼斯和博尼费斯修女先后为自己祈祷之后，离开了敬拜堂。她们身上穿的法衣黑裙——与伊万杰琳修女的装束相比，她们的服装长而厚重，剪裁更为传统，而伊万杰琳的法衣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才采用的——拖过擦得光亮的大理石地面，她们正为前来接班的下一批修女腾出地方。

伊万杰琳修女的膝盖深深地嵌入泡沫跪垫里，那上面还留着伯尼斯修女的余温。十秒钟后，她每日的祷告同伴菲洛米娜修女也跪在她的身旁。她们一道将始于几代人之前的祈祷继续下去，这个祷告就像一串永久希望的链条一样，在她们修会的每一位修女中间接续传承。一座金色的单摆时钟敲了五下，它虽小，构造却复杂，齿轮在一个保护性的玻璃球面下律动，发出轻柔的咔哒声。伊万杰琳的内心充满了舒畅释然的感觉：天地间的一切都完美地依时而动。她低下头来，开始祈祷。时间是五点整。

最近几年，伊万杰琳被分配到圣罗斯图书馆给她的祷告同伴菲洛米娜修女做助理工作。自然，这是一份单调乏味的工作，一点也不像在传教办公室或在征募部门做助理那么风光，也丝毫没有慈善工作的

回报。无独有偶，似乎就是要强化这份工作的低级性质似的，伊万杰琳的办公室就坐落在修道院最破败的地方，要从图书馆出来，沿着大厅走到一层的一个小角落，在这儿，耳旁呼啸的是阵阵穿堂冷风的声响，随处可见的是一根根漏着水的管道和一扇扇内战时期留用至今的窗户，一到冬天，这里就是一派潮湿、发霉的景象，感冒伤风对此处居者自是常客。事实上，前几个月里，伊万杰琳就屡次患上呼吸道感染，折磨得她上气不接下气，她把这番病害完全归咎于此处的穿堂风。

要说伊万杰琳这间办公室还有一丝好处，那便是风景了。她的工作台紧挨着院落东北侧一扇窗户，从那可俯瞰哈得孙河。夏季，她的窗玻璃上就会附着上一层水汽，让人以为窗外的世界像一座雨林般雾气缭绕；冬季，窗子上会结上霜花，她甚至竟有点期待一群企鹅会摇摇晃晃地走进视线里。她会用一柄开信刀将薄冰层削成碎片，向外凝望着货运列车沿着河岸隆隆驶过，驳船在河上漂浮。从办公桌那里，她能够看到将院落团团围住的那面厚重的石墙，这是修女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牢不可破的边界。尽管墙体是十九世纪的遗迹，可在这些与尘世隔绝的圣方济各会永恒敬拜堂的修女们心目中，它依然是一座坚实的宏大建筑。四英尺高，两英尺宽，它在净土与凡界之间形成了一道牢固的屏障。

每天早上，五点钟祷告、早餐和早弥撒过后，伊万杰琳便端坐在办公室窗下的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旁边。她把桌子称作书桌，可这书桌却没有抽屉，可谓是名不副实；与非洛米娜办公室里的红木写字台相比，她的桌子更是毫无光彩。但是，她的书桌宽大而整洁，所有常用装备一应俱全。她每天都要摆好她的日历记事簿，排放好铅笔，将头发整齐地塞在头巾后面，然后开始工作。

或许是因为圣罗斯的大部分邮件都与她们收藏的天使画像有

关——而这些画像的主索引正好放在图书馆里——修道院的所有信件最终都到了伊万杰琳的桌上。伊万杰琳每天早上都要去一层楼的传教办公室取邮件，把一只黑色棉布袋塞满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整理。她把这些信件按照顺序（先是日期，后是姓氏字母）存档，随后用圣罗斯的官方信笺回复问询，这成了她的职责，而且是在菲洛米娜修女的办公室里用电动打字机完成这项日常杂务的，那间办公室直接通向图书馆，要暖和许多。

这份工作安静、责任明确、极有规律，的确适合由伊万杰琳来做。伊万杰琳二十三岁，十分满意地相信在这个年纪，自己的外表和品格都已固定——她有着绿色的大眼睛、深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和文静好思的处事风度。在发过终愿之后，她选择往后的一辈子都穿着朴素的深色修服。她不戴任何饰品，当然，除了她的金色吊坠，这是一个小小的里拉琴，曾经属于她的母亲。尽管这个小饰物非常漂亮，古香古色的里拉琴由纯金打造，做工精细，但是，对伊万杰琳来说，其价值仅在情感方面。母亲去世后，她继承了这条项链。外祖母加布里埃拉·列维-弗朗什·凡尔科在葬礼上把这条项链拿给了伊万杰琳。加布里埃拉带着伊万杰琳去了教堂门口的圣水池，轻轻地用水洗净了吊坠，将项链紧贴着她的喉咙扣紧。伊万杰琳看到加布里埃拉的脖子上系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里拉琴。“答应我，你会一直戴着它，白天黑夜都戴着，就像安吉拉一样。”外祖母在说伊万杰琳的母亲的名字时，带有一种抑扬顿挫的轻快口音，吞掉第一个音节，把重音放在第二个上面：安一言一拉。与所有其他人的发音相比，她更喜欢外祖母的口音，而且小时候便学会了惟妙惟肖地模仿它。像她的父母一样，加布里埃拉已然几乎完全隐退到深刻的记忆中去了。然而，这个吊坠紧贴着她的皮肤，这种实实在在的感觉便是她与母亲、外祖母之间的一个牢固纽带。

伊万杰琳叹了口气，把当天的邮件摆在自己面前。时间到了，该好好工作了。她挑出一封信来，用开信刀的银色刀刃划开了信封，轻轻把折叠的信纸敲落到桌上，开始读信。她马上就意识到这封信与她平常拆开的那类信件不一样。它不像修道院经常收到的多数信件那样开头便赞美修女们两百年的永恒敬拜，或是她们无数次的慈善工作，或是她们对世界和平精神的献身。不仅如此，这封信也没有夹带一份慈善捐助或许诺一份遗嘱纪念。相反，信件一开始便唐突地提出一项请求：

亲爱的圣罗斯女修道院代表：

在为私人客户做调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的女族长、艺术赞助人艾比盖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夫人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可能曾与圣罗斯女修道院院长伊诺科特嬷嬷有过短暂的信件往来，那是在洛克菲勒夫人去世之前四年的事情。我最近偶然发现了伊诺科特嬷嬷的一系列书信，书信表明了这两位女士之间有过交往。由于我在有关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学术著作里均未能找到相关文字记录，因此写信问询，看伊诺科特嬷嬷的文件是否有存档。如有存档，我想请求贵院允许我前往查阅资料。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会尊重您在时间方面所做的安排，而我的客户也愿意支付一切费用。在此先感谢您对此事提供的帮助。

V·A·魏尔伦

伊万杰琳把这封信读了两遍，她没有按照惯例归档，而是径直走进了菲洛米娜修女的办公室，从她的办公桌上取了一张信笺，卷入打字机的滚筒，比往常更加起劲地打起字来：